



年青人

別克 洛依柯著

邵 洪 譯

新文艺出版社



人 青 年

〔苏〕别克 洛依柯著

邵 洪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新高爐城冶金學院煉鉄學教授薩列希柯夫發明了一種新的煉鉄法，投機取巧的副教授許克華里柯夫想竊名沾譽，坐享其成，就向他表示願意合作。但薩列希柯夫教授認為許克華里柯夫研究的是另一門專業，對他不會有幫助，所以沒有同意。許克華里柯夫因此懷恨在心，便糾集了學院內一些保守頑固的官僚主義分子，想出種種陰謀詭計來破壞他的發明；不讓他作新的試驗，解僱他的工作，一步步逼得他走投無路。但薩列希柯夫得到年青一代的愛戴和擁護，他們支持他，幫助他，同他一起跟這些壞分子作堅決的鬥爭。最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支持下，終於獲得了勝利。在這場尖銳的新舊事物的鬥爭中，蘇聯年青的一代站在鬥爭的最前哨，無愧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接班人。

目 次

第 一 部

1	铁桥上	3
2	紀念古拉柯	7
3	許克华里柯夫的礼物	13
4	薩列希柯夫	19
5	答 辯	25
6	十五分鐘的休息	33
7	也是十五分鐘	41
8	夜來客	44
9	短衫料子	54
10	到“冶金之家”去	60
11	問 号	73
12	在舒洛夫的办公室里	77
13	阿季謝尼柯夫在写回忆录	80
14	生活中不是全都簡單的	86
15	生死关头	90
16	辽夏的妻子	99
17	有这种人嗎?	103
18	考慮一晝夜	112

19	在寂靜无人的街道上·····	119
20	朋友的忠告·····	128
21	新年晚会·····	132
22	在放映厅里·····	142
23	在聖誕树旁边·····	147
24	举杯祝賀新年·····	156

第 二 部

1	一年多以后·····	173
2	同一天晚上·····	180
3	早 晨·····	189
4	問和答·····	196
5	“丑小鸭”·····	203
6	傾心交談·····	212
7	旅館里的一个房間·····	221
8	明察秋毫的老头儿·····	225
9	請說出自己的意見·····	235
10	司藥員·····	246
11	看一看地图·····	256
12	在院長寓所里·····	267
13	經濟上的論証·····	279
14	深 夜·····	287
15	請 帖·····	294
16	晚飯时·····	301
17	星期日·····	307
18	情侶道·····	311

19	在一个部里·····	320
20	各种消息·····	331
21	在另一个部里·····	337
22	在伏尔加旅館的客厅里·····	345
23	新的一着·····	351
24	出了名的“丑小鸭”·····	360
25	两位幸福的乘客·····	370
26	最后的一个早晨·····	379
27	最后一小时·····	386
28	最后几分鐘·····	391
29	铁桥上·····	399



第一部



1 鉄 桥 上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可是这算什么春天呀！天老是飘着冷冰冰的毛毛雨，就跟十月里一样。然而当地的居民对于这种气候却并不觉得奇怪。这里的大工厂日日夜夜冒着烟，仿佛跟城市一起給蒙上一頂濃密的烟帳；这些工厂在自己周圍造成一种特有的气候；居民不但早已习惯了这种气候，而且也习惯了那些怪天气——边区的冬天从未有过的融雪天，习惯那綿綿不絕的春雨。

在春天里这样一个阴沉沉的日子，舒拉来到了新高爐城，她是分配到新高爐城的中央药房来工作的，她的毕业証書上写着职务是副药剂师。

下雨天来到异乡客地是怪叫人发愁的。还不过个把鐘头以

前，当舒拉从火車欄板上拿那双爷爷做的、縫在粗布袋里的毡靴时，春天早晨的阳光还照进窗来，燦爛的阳光照在黃木手提箱边上，閃閃发亮。舒拉喜悅地整理着簡單的行李。行李簡單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就在她的教科書中間放着一張盖着大印的厚紙文憑。舒拉情不自禁了，裝作无心的样子細瞧着它。文憑旁边放着一張舒拉心爱的、褪了色的相片——父亲的相片，父亲在一九四三年还寄来过兩張同样的相片，可是半年以后，他就牺牲了。箱子里还保存着一張相片。舒拉瞅了一眼，頓時停止收拾，呆了片刻。这是一張很滑稽的相片。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穿着老式的短外衣坐在椅子上（她的脚还碰不到地板）；她窘态毕露地凝視着照相机的鏡頭。这个女人就是媽媽。旁边有一个剪了短头髮的小姑娘，七八岁左右，皺眉蹙額地望着——也不敢动一下，这是舒拉。她在那一天头一回上学。媽媽給她买了两条絲帶子，这两条絲帶也照进了相片。一条当領結，一条当腰帶；她的两只手不大自然地插在絲腰帶后面。可是那个照相师怎么会跑到李錫麦哈村去的呢！那地方到处是原始森林，打托姆斯克往北还有五百多公里呢。

一件还没有上过身的天藍色連衫裙，为了防止弄皺，就放在箱子里所有的东西上面。要不是領到优等生的獎学金，舒拉恐怕也买不起。她要穿上这件衣服第一天上班去呢。你只要想一想，她已經是一个葯剂师啦。她觉得周圍的一切都发出光彩，甚至車廂里最微不足道的、在阳光中飄浮不定的灰尘也仿佛在閃閃发光。在舒拉的想象中，她的城市——新高爐城，也是晶光閃亮的。最近几天，葯專里大家就是这么說的，舒拉的新高爐城。每个毕业生在地图上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圓圈，毕业生的命运今后就要跟那个小圓圈联系在一起了。

舒拉跟潮水般的乘客一起涌上了橫跨鐵路的大鐵橋。隔着蒙蒙的雨帘可以看得清城市。远处出現了巨大高爐的輪廓。這些高爐一排排地聳立着，高大漆黑，凌駕于一切之上，毫不在乎這些牛毛細雨。一股股濃烟从許多工厂的烟囱里噴出來，在風中散開去。

舒拉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提箱放在潮濕的鐵欄杆旁邊，滴滴嗒嗒的小雨外加一陣陣勁風仿佛在趕她走，可是她仍然站着。

這些烟囱，這些象塔一般高、有斜橋、頂上還有稀奇古怪鐵柵的高爐，她在報紙上、雜誌上、教科書以及宣傳畫的照片上早已見過無數次了。

這會兒她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陰沉沉的。就是烟雨朦朧的城市也是愁眉不展、黑漆漆光，仿佛在向她預告不祥的事兒似的。

你瞧，這個素負盛名的新高爐城，就是這個樣兒的！

四周是灰蒙蒙、黑糊糊的。舒拉的心境也是亂糟糟的。新高爐城不是興高采烈地、和藹可親地迎接着她。記得大約三年前吧，也是這種綿綿不絕的下雨天，她身上穿着棉襖，頭上圍着舊頭巾，離開了故鄉李錫麥哈村的碼頭，坐輪船到奧勃斯克城的專科學校去念書，輪船也是在雨中航行。不過現在她不會再哭啦。事實上就是那個時候，她也勇敢地望着前方，沒有發覺跟雨點混在一起的眼淚。

姑娘的身子生得象男孩子一般結實健美，她驕傲地挺直了。怎麼能哭呢！要知道現在她已經成了大人了……然而舒拉心里用另外一個字眼：“硬梆了”^①。在北方她的故鄉，獵人也是這樣

^① Домная 系西伯利亞土語，有“翅膀兒硬了”的引伸意義，但此處系指松鼠，故只能譯作北方土話“硬梆了”。

管那些“皮毛丰满”的松鼠叫“硬梆了”。

故乡……她在故乡自己就跟松鼠一样。爬上雪松树，敲下松子——是不算一回事的。她常常套上长裤，拿了木槌，爬上树去。一边敲下松子，一边嚷：“当心，我要扔木槌啦！”每年秋天，妈妈和舒拉总能采上五六袋松子。

故乡……舒拉在这儿潮湿的铁桥上已离故乡很远很远了。妈妈独个儿在扶养弟妹。舒拉哪一天能见到他们呢？还有华茜列芙娜老师，她第一个告诉舒拉关于药草所包含的能生奇效的物质，这些物质能使人们以及她那小学里的女同学起死回生……舒拉也想起别的女同学，她们跟她一起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就分配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各地。她们是否想起她呢？她将来会有些什么样的新朋友呢？

行人们在风雨驱赶之下不断地从她身边走过。时而有人回过头来望一望这张浅黑娇嫩的脸蛋儿，望望这对凝望着远方的乌黑的大眼睛。但是舒拉并不注意过路的行人……她倚靠在铁栏杆上，雨仿佛透过最细的筛子似的淅沥淅沥打在栏杆上。雨珠在手提箱上滚来滚去，慢慢儿流下来。

奇怪的城市！一些高大的砖房建筑得很漂亮，可是旁边却是一排发黑的板房。瞧，那边有一大堆七歪八倒的矮平房，好象扎进地里一样。

她会住在哪一种房子里呢？你瞧，要是住在那幢高房子里该多好。她数着层数。哎哟，有六层呢！

火车头刺耳地呜呜叫着。舒拉回过头来，看见那列带她上这儿来的火车正在慢慢地、平稳地开动。待在车厢里是多么舒服、多么暖和呵！不象在这儿雨中，在人来人往的大桥上……。舒拉目送着火车，觉得这仿佛是她青春正在逝去，消失在远

方。不錯，她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了。一個副葯劑師。她又向城市轉過身來。這是什麼？一輛漂亮的天藍色電車，車頂上拖着兩根長鐵杆兒，順着車站廣場的潮濕的瀝青馬路行駛着。舒拉心里猜想：這是無軌電車吧。聽人說，新高爐城已經开辟了一條路綫。嗯，一點不錯，跟星火雜誌的照片上登的一模一樣。她在奧勃斯克乘過公共汽車，但是無軌電車嘛……無軌電車，她還是第一回乘。一定得立刻上去乘。

這位自傲地自稱是“硬梆了”的姑娘，忘了葯劑師的崇高稱號，抓起手提箱，扶着滑溜溜的鐵欄杆，沿着小扶梯向閃閃發亮的天藍色電車那兒跑去。忽然間她拿不定主意了：萬一無軌電車不上那兒去呢？不上舒拉需要去的地方去怎麼辦呢……不會的，路綫牌上不是明明寫着：“車站——市中心”。這正是舒拉的路程。工作証上寫着：中央葯房。不待說，那葯房應該是在市中心，要不然它怎麼叫中央葯房呀。

2 紀念古拉柯

就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的這些日子裡，新高爐城的老居民魯柯夫也在準備過關，過了這一關，他的新生活就開始了。

在平時進行畢業設計答辯^①的講堂入口處，系秘書貼了一張布告：

“鑑於希望出席魯柯夫畢業設計答辯的人數眾多，答辯決定

① 蘇聯高等學校畢業考試或碩士、博士的考試叫做答辯。

改在本校大礼堂举行。”

鑰匙对准鎖眼一轉，兩扇大礼堂的門打开了。挂着設計图的黑板給搬了进去。

这次設計图的特点是要魯柯夫完成的图样，差不多比规定的多一倍以上，他要画上許多附加的断面图、接綫图和結点，使他在論述这不同寻常的工厂和空前未有的电爐时，令人一目了然。

魯柯夫剛剛在学院里的理髮店里理过髮。理髮师是学院的老住戶，竟能劝得魯柯夫“接受合适的式样”。魯柯夫的額髮給梳得溜光，抹上一种粘搭搭的东西，梳成一个完整的独石柱般的头髮式样。魯柯夫习惯成自然地时常提起手来，把淡黄色的头髮弄弄松，搥到后面去，現在一想起自己光滑的、摸上去挺硬的一綹头髮，頓時縮回了手。

“理髮师梳得太光了，”他在朋友們面前辯白說，“不过不要紧，同學們，不久就会恢复原狀的。在这种情况下，時間是对我們有利的。”

当天晚上从講堂里拿出来的黑板搬进了大礼堂。

“同學們，”有人大声叫道，“电灯亮的时候，黑板会不会起反光呢？”

正在这当儿开关咔达一声，枝形挂灯亮了。

一張張著名的冶金学家的画像頓時变得分外鮮明了。他們仿佛是从上面俯瞰着大厅：白胡子的柏塞麦①；穿着將軍制服，臉上略帶微笑的阿納沙夫②；臉容瘦削、文質彬彬的馬丁③；穿

① 柏塞麦(1813—1898)，英国著名煉鋼家，柏氏煉鋼法之发明者。

② 阿納沙夫(1797—1851)，偉大的俄国冶金学家。

③ 馬丁(1824—1915)，法國冶金学家。

着冶金工程师制服的彼得堡金相学家契尔諾夫①；黑眼睛、額头上挂着一縷頭髮的古拉柯②；俄罗斯冶金学之父巴甫洛夫③；神情严肃，紧鎖着蓬乱的眉毛的巴尔金④。新高爐城人对阿孚謝尼柯夫也十分敬重，阿孚謝尼柯夫以前是本地高爐的創辦人，現在是著名的科学院院士。他那留着花白胡子的四方大臉，也出現在一排画像中。

魯柯夫覺得他們全都兴致勃勃地望着他的設計图。那当然！要知道这是一件空前未有、聞所未聞的工作呀。他又瀏覽了一下标题：“高生产率的电爐”，“連續裝料”，“不用焦炭的电爐”，“电热送风”……随后，他在同學們的帮助下，在这些图纸稍微高一点儿的地方加上一条狹長的紙条儿，上面写着：“拥有薩列希柯夫式电爐的鋼鐵厂”。

魯柯夫怀着几分困惑的心情，把人家移到桌边的設計說明書扶了扶正。設計說明書的篇幅在一百頁以上。昨天他在封面上題了几个醒目的大字：“紀念偉大的俄罗斯煉鉄家、革命家兼冶金学家古拉柯”。

这位神奇的煉鉄家，新設計的創始人，不但技能高超、热情洋溢，而且胸襟寬闊，性格豪放：这一切吸引了魯柯夫；古拉柯是一位革命家，充过軍，坐过牢，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头，但他总是接近工人，他曾經在旧俄所有的工厂中干过活，是第一个罢工的

① 契尔諾夫(1893—1921)，俄国著名学者，冶金学家。

② 古拉柯(1872—1920)，卓越的俄国冶金学家共产党员。

③ 巴甫洛夫(1863)，苏联当代著名冶金学家，科学院院士，曾荣获斯大林獎金。

④ 巴尔金(1883)，苏联学者，苏联科学院副院長，兩次获得斯大林獎金，苏联最高苏維埃代表。

工人。

今天連毕业生用的教鞭也是与众不同的，教鞭又長又新，虽然没有上过油漆，但是晶光閃亮，現在靠在牆上。这根象煉鉄工人挑爐渣用的鉄棒，是魯柯夫的父亲馬卡尔·西苗諾維奇为答辯特地做的。馬卡尔·西苗諾維奇是个手艺高超的老木匠，他能用斧子削鉛笔。虽说他不贊成儿子对一位叫什么薩列希柯夫的思想着了迷（人家說薩列希柯夫“有点儿狂”），可是教鞭却做得刮刮叫。

可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設計用具在哪儿呢？

辽夏早晨告訴魯柯夫說，他打算亲自拿到这块“富有历史意义的金屬”，把它放在評分委员会的桌上。共青团員辽夏和史基尔加——学院里的两个煉鋼工人，新近給魯柯夫說服了，曾經根据薩列希柯夫的方法在普通的电弧爐中冶炼了生鉄。电冶金学教研室主任，烏薩希金教授虽说不大愿意，不过还是允許了薩列希柯夫利用小电弧爐作試驗。現在生鉄是煉出来了，可是电爐却损坏了。要是答辯时他們提起这件事来，那倒是不大愉快的。

啊，终于来了！……門口出現了两个朋友，两个煉鋼工人。辽夏跟平时一样走在前面；而且，不待說，穿了一身漂亮衣服。他个子不高，肩膀不闊，相貌生得并不端正：大嘴，招风耳朵。可是辽夏步履豪迈，手脚利落、稳健，臉上容光焕发常挂着机智的微笑，——在这一切之中，有一种使人賞識他的东西，使人心里想：“跟他一起是不会落空的”。現在他来了，他一边走一边麻俐地拿一块沉重的鉄块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这块鉄的新截面閃閃发亮。跟他一块儿进来的史基尔加馬上怯生生地讓在后面，退到一边去坐下。辽夏志得意滿地四下里打量着大礼堂，同时把

那塊鐵交給魯柯夫，那副神氣好象是把一盒糖送上去似的。

魯柯夫很了解這個煉鋼工人，所以懂得，他這樣上這兒來並非沒有原因的。要是用辽夏的字眼來說，他是在“製造氣氛”。要知道電爐的事搞得很糟。這樣一來自信就分外重要，洩氣是無濟於事的。大家都應該明白：電爐的事故跟成績比起來真是芝麻點兒大的小事。

有人已經在挪動這塊“富有歷史意義的金屬”，把它拿在手中。辽夏對魯柯夫小聲說：

“干你自己的事兒，魯柯夫，我來給你看管。”

“看管什麼？難道有人會偷去不成嗎？”

“這我可不知道……這塊生鐵的冤家對頭可多呢。再說他們要是藏起來……那你有什麼證據呢？”辽夏責備似地又補了一句：“你沒拿收據已經交了第二塊啦。我可是警告過你呢。”

魯柯夫眼中閃着好笑的亮光，但是他立刻想起來了；辽夏是好生氣的。魯柯夫非常看重他新近跟兩個煉鋼工人結交的友誼。他已使他們倆對薩列希柯夫的主意發生了興趣。

……魯柯夫有個同班同學叫薩莫依洛夫，有鑑賞家之名，很驕傲，這會兒正再三退到對面牆邊，仔仔細細地檢查，是不是每張圖表都挂得正，都挂得恰到好處。

“‘小星星’，你又皺眉頭啦？喂，怎麼樣？”魯柯夫問他。

現在已經差不多沒有人記得，薩莫依洛夫什麼時候和為什麼被人家起了個“小星星”的綽號。原來他第一回到煉鐵車間去，全神貫注地瞧着火熱的鐵流向四面八方飛濺的白星星，把老師的全部解說幾乎統統都放過了，這些星星很象五色煙火的火花。從此他就成了“小星星”啦。可是薩莫依洛夫反而滿意這個綽號，他認為這個綽號是承認他有獨到之處。